

詩經的厄運與幸運

詩經的厄運與幸運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

A Study on "A Book of Poetry"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

回(小說月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冊)
報叢刊
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此書
有著作
權
翻印
必究

編 輯 者	小 說 月 報 社
發 行 者	商 務 印 書 館
印 刷 所	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總 發 行 所	商 務 印 書 館
分 售 處	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	商 務 印 書 館
	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
	濟 南 太 原 開 封 西 安 南 京 杭 州
	蘭 谿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漢 口 長 沙
	商 務 印 書 分 館
	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廈 門 福 州
	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梧 州 雲 南 貴 陽
	張 家 口 新 嘉 坡

詩經這一部書，可以算做中國所有的書籍中最有價值的；裏邊載的詩，有的已經二千餘年了，有的已經三千年了。我們要找春秋時人以至西周時人的作品，只有牠是比較的最完全，而且最可靠。我們要研究文學和史學，都離不掉牠。牠經過了二三千年的本質還沒有損壞，這是何等可喜的事！我們承受了這份遺產，又應該何等的寶貴！

詩經是一部文學書，這句話對現在人說，自然是沒有一個人不承認的。我們既知道牠是一部文學書，就應該用文學的眼光去批評牠，用文學書的慣例去注釋牠，才是正辦。不過我們要說『詩經是一部文學書』一句話很容易，而要實做批評和注釋的事卻難之又難。這為什麼？因為二千年來的詩學專家鬧得太不成樣子了，牠的真相全給這一輩人弄糊塗了。譬如一座高碑，矗立在野裏，日子久了，蔓草和葛藤盤滿了。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覺裏，只知道牠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東西，決不知道是一座碑。我們從遠處看見，就知道牠是一座碑；走到近處，看着牠的形式和周圍的遺跡，猜測牠的年代，又知道牠是一座有價值的古碑。我們既知道牠是一座有價值的古

碑，自然就要走得更近，去看碑上的文字；不幸蔓草和葛藤滿滿的攀着，擋住了我們的視線；只在空隙裏看見幾個字，知道上面刻的是些什麼字體罷了。我們若是講金石學的，一定求知的慾望更迫切了，想立刻把這些糾纏不清的藤蘿斬除了去。但這些藤蘿已經經過了很久的歲月，要斬除牠，真是費事的很。等到斬除的工作做完了，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來了。

我做這篇文章，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斬除的工作。把戰國以來對於詩經的亂說都肅清了。不過像我這般力弱，能彀達到我的願望與否實在不敢說定。但無論如何，總可以使得蔓草和葛藤減少一點，因為摘去幾瓣大的葉，斬斷幾條嫩的枝，雖是力弱的人，只要肯做，也是做得到的。

我做這篇文章的動機，最早是感受漢儒詩學的刺戟，覺得這種的附會委實要不得。後來看到宋儒清儒的詩學，覺得裏邊也有危險。我久想做一篇文字，說明詩經在歷來儒者手裏玩弄，好久蒙着真相，並且屢屢碰到危險的『厄運』，和雖是一重重的經歷險境，到底流傳到現在，有真相大明於世的希望的『幸運』。我關於這個問題，聚的材料已經不少了，但我心中覺得不滿足，自己問道：

『歷來的經學家爲什麼定要把詩經弄壞呢？』

『他們少數人鬧，爲什麼大家不出來反對，反而滅沒了自己的理性去盲從他們呢？』

我因爲要解答這一類問題，就想把詩經在牠的發生時代——周代——中的位置考查一下，看出：

『沒有詩經以前，這些詩是怎麼樣的？』

『那時人對於牠們的態度是怎麼樣的？』

『漢代經學家的荒謬思想的來源是在何處？』

『爲什麼會有這種荒謬思想的來源？』

因此，我把春秋戰國時關於『詩』與『樂』的記載鈔出了多少條，比較看來，果然得一近理的解釋。這篇的前五章，就是說明這一點意思。

我做這件工作時最感困難的，便是取材的膽怯。因爲除了詩經本身以外，凡要取來證成詩經的，差不多沒有一部書籍完全可靠。尙書固是一部古書，但卽在完整的今文尙書中，文體的不同也是很顯著的事實。試把周書一部分翻開來看，大誥、康誥等是一組，無逸、金縢等又是一組；上

一組詰屈聱牙，不容易懂；下一組便文義明白，一目了然。我們若是承認詰屈聱牙的是真西周文字，便不得不否認文義明白的是非西周文字，因為處於同一的時代而有截然差異的兩種文體，是不會有的事。（除了後世人的摹古。）我們就是讓步到極頂，也只能說出於後來史官的追記。出於追記，即是得之傳聞，不一定可靠。左傳和國語固是記載春秋時事最詳細的，但做書人的態度既不忠實，並且他確是生是戰國時的，這部書又經過了漢儒的幾番竄亂，可靠的程度也是很低。儀禮是記載周代禮節最詳細的，但禮節這等的繁縟，物品這等的奢華，決不是『先進野人』之風，恐是春秋末年或戰國初期的出品。論語是記載孔子的言行最詳細的，但說及曾子的死，至少出於孔子的再傳弟子所記，也是戰國初期的出品。禮記更後了，大部分是西漢人所作，這是以把漢人的記載證明的。我們要研究春秋時人對於詩經的態度，卻不得不取材於戰國時乃至漢代的記載，這確實的程度已經打了折扣；何況春秋時人對於詩有種種的應用，而戰國時人只有說話中偶爾引到，別的地方就用不着了，我們能保證他們的記載沒有隔膜與錯誤嗎？所以我作此文，為說明計，不得不取材於上幾書，而取材時總是使得心中起了怯弱的感覺。

我對於自己的安慰和對於讀者的請求，只有把這些書上記的事實不看作固定的某一事，

而看作流動的某一類事的動作狀況。譬如我們作宋史，決不能把水滸傳裏的故事插了進去；但我們要知道宋代的強盜狀況，便覺得水滸傳中材料甚多。如徽宗時何以四方盜起？這些強盜是如何結合的？他們的目的怎樣？行為怎樣？言語怎樣？這種問題，水滸傳中很能解釋。宋江、盧俊義等的本身事實，水滸傳中寫的固是不會確，但像水滸傳中所寫宋江、盧俊義等經歷的背景，必然有在世上。我們要知道的是社會狀況，而小說上寫的正是社會狀況。這些社會狀況，除了小說竟尋不到記載；小說上的記載又描寫得入情入理。我們懷了一個探看背景的希望，對於小說的記載，不取牠的事實而專取牠的背景，似乎不致大謬。我這文中所引的故事，請大家也把這等的眼光去看罷！

我慚愧的我淺學；我大膽發布這篇文章，只是給求真的慾望所逼迫，希望洗刷出詩經的真相。我能不能達到這個希望固不可知，但我總願意向着這方面走。所有錯誤及漏略的地方，請大家指正！

I 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

古人比現在人歡喜唱歌。現在的智識階級發抒情感，做的是詩詞，寫在紙上，只讀不唱；非智識階級發抒情感，唱的是山歌，很少寫在紙上，也沒有人注意。古人不是這樣：智識階級做的是詩，非智識階級做的也是詩；非智識階級做的詩可以唱，智識階級做的詩也可以唱。所以古人唱在口裏的歌詩，一定比現在人多。那時的音樂又很普及，所唱的歌詩，入樂的自然不少。這三百多篇詩的詩經，就是入樂的詩的一部總集。我們看了這部書，可以知道古代詩歌的一點樣子；但當時的詩歌我們見不到的依然很多，因為作詩的人是無窮的，做出來的詩篇也是無窮的，沒有收入詩經的真不知有多少。試看古書所記：

公入而賦：『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』姜出而賦：『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泄泄。』（左傳隱元年）

鄭……伐宋，宋華元……御之……宋師敗績，囚華元……宋人以兵

車百乘，文馬百駟，以贖華元于鄭。半入，華元逃歸……宋城，華元爲植，巡功。城者謳曰：『睥其目，皤其腹，棄甲而復於思，於思棄甲復來！』使其驂乘謂之曰：『牛則有皮，犀兕尙多；棄甲則那！』役人曰：『從其有皮，丹漆若何？』華元曰：『去之！夫其口衆，我寡。』（左傳宣二年）

邾人莒人伐鄆，臧紇救鄆，侵邾，敗於狐駘。國人誦之曰：『臧之狐裘，敗我於狐駘！我君小子，朱儒是使，朱儒使敗我於邾。』（左傳襄四年）
子產從政一年，與人誦之曰：『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疇而伍之，孰殺子產？吾其與之！』及三年，又誦之曰：『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；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；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！』（左傳襄三十年）

晉侯以齊侯宴，中行穆子相。投壺，晉侯先。穆子曰：『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；寡君中此，爲諸侯師！』中之。齊侯舉矢曰：『有酒如澠，有肉如陵；寡人中』

此，與君代興！亦中之。（左傳昭十二年）

南蒯……將適費，飲鄉人酒。鄉人或歌之曰：『我有圃，生之杞乎？從我者子乎？去我者鄙乎？倍其鄰者恥乎？已乎！已乎！非吾黨之士乎？』（左傳昭十二年）

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。與人誦之曰：『佞之見佞，果喪其田。詐之見詐，果喪其賂。得之而狃，終逢其咎。喪田不懲，禍亂其興！』（國語晉語三）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『鳳兮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』（論語微子篇）

有孺子歌曰：『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』（孟子離婁篇）

這都是隨口唱歌，並沒有音樂的輔助的。這一類的『徒歌』，當時不知有多少首，

但現在傳下來的只有千萬分之一了。詩經中一半是這類的歌，給人隨口唱出來的；樂工聽到了，替牠們各各的製了譜，使得變成『樂歌』，可以複奏，才會傳到各處去，成爲風行一時的詩歌。假使當時沒有被樂工采去，不久也就自然的消滅了。

要問詩經上許多詩篇做的人是誰，這個問句可是沒法回答。不必說這些詩篇沒有記事的引子，便看主於記事的左傳，也只說『城者』、『國人』、『輿人』、『鄉人』，沒有指定姓名。不必說記載古事的左傳，便看現在最流行的樂歌，四季相思，孟姜女尋夫，小黑驢，真可以說風靡一時了，但試問是那一個人做的，有人能回報出來嗎？不必說沒有書籍記載的歌曲，便看書上記得明白的詩篇，也有同樣的疑惑。古詩十九首，文選上全沒有作者的姓名，玉臺新詠上把九首歸到枚乘名下，到底是枚乘所作，我們能斷定嗎？『庭院深深』的一闋蝶戀花，到底是馮延巳做的，還是歐陽修做的，我們能弄明白嗎？四時讀書樂是元代翁森做的，但一般人算做

朱熹了。這種傳誤，年代還是相近，最可笑的，『黎明即起』的一篇治家格言，是明末朱用純做的，因為他姓朱，所以大家算做四百年前的朱熹，稱為朱子家訓，實在一首詩文只要傳誦得普遍了，對於作者和本事的傳說一定失了真相。詩經是一部古代極流行的詩歌，當然逃不了這個公例。所以我們對於詩經的作者和本事，決不能要求知道得清楚，因為這些事已經沒有法子可以知道清楚了。

詩經裏有在詩中自己說出作者名姓的，如——

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誼。
(小雅節南山)

寺人孟子作爲此詩。
(巷伯小雅)

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。
(大雅崧高)

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
(大雅烝民)

又有雖不說出作者，但把作詩的緣故自己說出來的，如——

維是褊心，是以爲刺。

（魏風葛屨）

作此好歌，以極反側。

（小雅何人斯）

君子作歌，維以告哀。

（小雅四月）

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。

（大雅民勞）

又有雖沒有把作詩的緣故說出來，但文義明白，看了便可知道的，如——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敗，召伯所憩。

（召南甘棠）

這首詩的意思一看就明白：作詩的人一定是很尊敬召伯的，所以召伯曾經休息過的甘棠，就勸人不要去斫伐傷損。這類的詩很多，不必列舉。

以上三類自然是最靠得住；次之就是古書中的記載。但古書的可靠程度就低了幾等，因爲傳說中的事實是未必一定準的。如——

武王既喪，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：『公將不利于孺子！』周公

乃告二公曰：『我之弗辟，我無以告我先王！』周公居東二年，則罪人斯得。於後，公乃爲詩以貽王，名之曰鴟鴞。（尚書金縢篇）

我們試打開幽風鴟鴞篇來一證牠的原文是：

『鴟鴞！鴟鴞！既取我子，無毀我室。恩斯，勤斯，鬻子之閔斯！』

『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。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！』

予手拮据，予所捋荼，予所蓄租，予口卒瘁，曰：予未有室家！

予羽譙譙，予尾脩脩，予室翹翹，風雨所漂搖，予維音嘒嘒！

這是一個人借了禽鳥的悲鳴來發洩自己的傷感。他的大意是先對鴟鴞說：『鴟鴞，我養育這兒子不容易，你既經把他取了去，再不要來拆毀我的房子了！』再轉顧來對下面站着的人道：『在天好的時候，把房子造堅固了，你們就不能來欺侮我了！』又自己悲傷道：『我爲了這所房子，做得這等勞苦，我的毛羽壞了，我的房

子又在風吹雨打之中，危險得很，使我不得不極叫了！『讀了這首詩，很可見得這是做詩的人在憂患之中發出的悲音。說周公在避居時做的，原也很像；但這話應在『管叔流言』時說的，不應在『罪人斯得』後說的，金縢篇所記即使是真，也有時間的錯誤。況且詩上並沒有確實說出是周公，金縢篇也不像西周時的文體，我們決不能輕易承認。再看孟子公孫丑篇稱引這詩『迨天之未陰雨』幾句，便連引孔子的話道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』孟子引來的孔子固是靠不住，但至少可說是孟子的意思。孔子孟子都是最歡喜稱道周公的，爲什麼只說這詩的作者是一個『知道』的人，而不說是周公，好像他們並沒有讀過金縢篇的樣子呢？在這種種疑點之下，我們對於鴟鴞一詩的作者，依然不能指定。

左傳上關於詩經的記事也有好幾則。說出作詩的人的，有許穆夫人作載馳一事：——

狄人伐衛……衛師敗績，遂滅衛……初，惠公之卽位也少，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……生齊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許穆夫人……及敗……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，益之以共、滕之民爲五千人，立戴公以廬於曹。許穆夫人賦載馳。（閔二年傳）

我們翻出鄘風載馳篇來看，第一章說的是：

載馳載驅，歸唁衛侯。驅馬悠悠，言至於漕（卽曹）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。

這一定是衛國有難，所以去唁了。第三章說的是：

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，衆穉且狂。

可見去唁衛侯的是女子，而且這女子是和許國有關係的。要不是左傳看了詩經去造事實，這段記載可以算得可靠。